

新義錄

姦邪

第伍參冊



(90579

新義錄卷八十五目錄

姦邪類一

蚩尤爲古天子

蚩尤作黃帝相

共工先鯀治水

鯀治水有功

鯀鯀不囚治水

鯀鯀非殺

鯀爲構杙之誣

新義錄

卷八十五

目錄

瞽瞍爲樂官

瞽瞍爲虞君

象無謨蓋都君事

羿稟非夏時人

羿未滅夏

寒泥未殺羿

羿稟跖皆非定名

管叔流言之誣

管叔非監武庚



蔡霍監殷之誣

盧蒲嫫爲齊莊報仇

鄭伯有賦鶉之賁賁爲刺趙孟

癰疽非醫者

楊朱爲老子弟子

楊朱見梁惠王

墨翟非孔子同時人

墨翟之學出於大禹之誤

墨子之學不始於翟

新義錄

卷八十五

目錄

二

墨子之教似佛

墨子節葬非儒之說可原

墨子有通達經權之說

陳仲子不孝

龍陽君鄭櫻桃非倖臣

蚩尤有爲炎帝所誅之說以下補

蚩尤有四

三苗非殺

新義錄卷八十五

安徽太平縣孫壁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姦邪類一

蚩尤為古天子

漢書高祖本紀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應邵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蚩尤作黃帝相

趙歐北曰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昔黃帝伐涿鹿而擒蚩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一

尤史記黃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是古來皆以蚩尤為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時篇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為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為當時註云知天時之所當也則蚩尤又嘗為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表祭貊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漢書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為黃帝臣故同祀之也豈此蚩尤別是一人耶

全謝山謂造兵之蚩尤是一人倡亂之蚩尤又是一

人故皇覽載造兵之蚩尤冢在壽張而倡亂之蚩尤死於涿鹿誰爲遠道葬之壽張乎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陰陽造兵器被擒後仍赦而用之而史遷所紀多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書祠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爲黃帝擒殺何得旣祠黃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蚩尤也況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自謂人曰吾名蚩尤哉

共工先鯀治水

新義錄

卷十五

姦邪

二

龍城札記曰堯謂共工象恭滔天孔傳以爲傲很孔疏以爲侮上慢下說甚牽強全謝山亦以象恭滔天不指治水言引史記作似恭漫天古文惰與滔通漫與慢通滔天者慢天也謂其貌恭而心險故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後來釋書

者皆未詳或以爲脫誤或以滔天爲衍文唯徐位山管

城碩記曰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二年命崇伯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皆共工也時帝問誰順予事而驩兜美共工之僞功帝謂其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淮南子亦言共工嘗治洪水全謝山引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墜庫以害天下崇伯稱

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僂功
原指洪水淮南之言非無據
余校徐解滔天甚切當要
之此四十一年中亦未嘗全然無效唯是治之不順其
性故時而底定時而橫決馴至於洪洞無涯始謀易其
人而任之必非四十年皆滔天之日也

鯀治水有功

鯀非瞽瞍比也當洪水滔天四岳於九官十二牧中獨
舉一鯀其才必有過人者用之九年功不成而殛九年
之前豈無功歟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
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於成敗之見耳且禹猶待十

新義錄

卷之五

姦邪

三

三載奏功而欲責鯀於九年難已按北方尚有鯀堤城
郭亦始於鯀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
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宗鯀鯀誠有可郊之理
法言鯀障洪水禹能修
祭鯀之功則鯀非無功也

殛鯀不因治水

韓非稱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
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而誅鯀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
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而又誅共工故程子謂共鯀
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願居其上此凶亂之人

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荀子言堯伐共工淮南鴻烈言堯伐驩兜周語
言堯殛鯀故大戴記云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據此則鯀與共工皆以誅禪被誅而鯀并不以治水無功殛於羽山矣

殛鯀非殺

吳英經句說引經典釋文曰尚書洪範鯀則殛死本作極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于羽山本作極是知殛當作極殛鯀於羽山者但以窮之而已輕於放流也孟子所謂又極之於其所往與此極正同也

鯀爲構杙之誣

新義錄

卷五

姦邪

四

香祖筆記曰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恃直以亡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與竹書紀年黜崇伯鯀合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杙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構杙爲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惟方命圯族而已四岳何爲而舉堯何爲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

誅共工於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欲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舜於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山海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怒令祝融殺之羽山由是黃熊黃龍元魚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楚詞註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可信

瞽瞍爲樂官

述學曰舜之父見於堯典者曰瞽而已左傳孟子呂氏

新義錄

卷之五

姦邪

五

春秋韓非子則皆曰瞽瞍此非其名乃官也春官瞽瞍有上瞽中瞽下瞽周頌謂之矇矇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左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鄭語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然則瞽之掌樂固世官而宿其業若虞夏之后夔矣不必其父子祖孫皆有廢疾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註質當作夔乃以麋鞞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

瞽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是其據也
唐虞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司馬子
長易其文曰盲者子失之矣

瞽瞍爲虞君

說緯曰舜父瞽瞍固虞國之君也考左氏史趙之言曰
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
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
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又考四岳師
錫稱爲虞舜二女釐降亦曰嬪虞可知虞乃舜上世有
新義錄

卷十五

姦邪

六

國之名而舜則虞君瞽瞍之子非既有天下始以虞爲
號也

述學曰堯典嬪于虞嬪婦也虞國名其君瞽瞍也舜爲
瞽逐居於媯汭堯以二女女之所謂不告而取也旣嫁
而就虞以見於舅姑然後婦道成焉故曰嬪詩曰來嬪
于周曰嬪于京先言嫁後言嬪義與此同諸侯以國爲
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若晉重魯申矣四
岳曰虞舜若鄭子華吳季札矣然則瞽瞍之君虞明矣

象無謨蓋都君事

容齋三筆曰司馬溫公嘗疑焚廩浚井象入舜宮之事
孟子旣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
事堯爲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爲
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子父頑
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
頑傲者旣已格乂矣余按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
曰帝初于厯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
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旣言允若豈得復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七

有殺之之意乎

司馬光史剡謂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
惡害則與眾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瞍欲殺之則可
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
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瞍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
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
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不爲也羅泌路史發揮
謂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克
諧以孝俾不格于姦爾旣不格姦則瞍已底豫井廩之

事何自而舉乎程子謂此文乃萬章之語當由傳聞之誤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聖人於弟之無藏怒耳金仁山則謂孟子所以不辨其誣者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辨觀是數說益證謨蓋都君之僞惟王崧說緯謂世誣舜以眚朝已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辨其未嘗有凡於傳譌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乎若謂萬章傳聞之誤觀奚爲不知一語孟子亦以爲有是事矣予校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

新義錄

卷十五

姦邪

八

而將歸已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舜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堯知告焉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於臣其頑至此則既娶後復欲殺之而分其室亦意中事萬章斷非傳聞孟子所以不辨也

疑懼載象隨母嫁瞽當是臆說向日貞謂瞽懼後妻非不愛舜出從而掩之乃屬舜出從而掩之耳

羿冢非夏時人

趙甌北曰羿善射冢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說始於孔安國而朱註因之蓋據左傳羿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爲相浞乃取其國厥殺羿而烹之浞因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九

羿室生子澆及豷使澆滅斟鄩後夏臣靡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遂滅澆與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迹顯然而澆與冢聲相近澆亦被殺於少康遂並以澆釋冢也按古來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呂覽黃帝時羿作弓是黃帝時有羿也許慎說文云羿帝嘗射官賈逵亦云帝嘗賜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嘗時有羿也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十日下殺猓獠其說雖荒幻然必因堯時有善射名羿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

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卽夏之羿也使以爲一人則自黃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棗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爲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并未言篡夏之事則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羿孔氏特以聲相近遂據以釋羿按澆或音驍或音聊或音交集韻雖有羿之音以爲寒浞子王逸註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此皆因孔註而依附之未可以爲確也而澆之盪舟不見所出正義云孔註謂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羿盪舟盪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然則孔註以澆能盪舟不過就論語本文而別無所據依也而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冪蓋古字少傲冪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冪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旣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

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稟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淫于家則丹朱與稟二人同淫樂也吳氏之說真可謂鐵板註腳矣傲之不得其死雖無可考然傲與稟之音相同既不比澆與稟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與盪舟尤爲針孔相對則南宮适所引稟盪舟實指丹所與朋淫之人斷可識也則所云善射之羿或亦指唐時之羿未可知也況引羿稟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時兩人則卽以爲夏時之羿亦無不可也而稟爲罔水行舟之傲則

新義錄

卷之五

姦邪

七

確不可移矣

按天問覆舟斟鄩句王逸註奄若覆舟言取之易也顧亭林則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澶覆其舟滅之謂天問所云覆舟斟鄩者正指此安國時竹書未出故註爲陸地行舟也則澆之覆舟與稟之盪舟本不相涉

羿未滅夏

毛西河曰夏書有窮后羿拒太康於河春秋傳有夏方衰羿自鉏遷窮因夏民以代夏政其曰距河曰代政祇一逐太康一代夏后相而擅國政夏未滅也及羿爲家眾所殺而羿臣寒浞據羿妻而生稟卽春秋傳所稱澆者至稟長然後浞使稟興師滅夏后相是羿並不曾滅

夏后相也

寒泥未殺羿

毛西河曰寒泥不曾殺羿也泥爲寒國所棄而夷羿收之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使羿娛於田而取怨於民於是羿從田歸家衆殺羿而烹之雖家衆之殺所以附泥而泥實不殺孔疏所云家人反羿而從泥殺羿者逢蒙是也

羿稟跖皆非定名

曠讀書齋初錄曰古稱羿稟跖皆非定名善射者謂之

新義錄

卷之五

姦邪

三

羿帝嚳時之羿堯時之羿與有窮后羿是也多力者謂之稟尚書無若丹朱稟及寒泥之子稟是也大盜謂之跖黃帝大盜名跖又李奇註漢書跖秦之大盜以及柳下惠之弟盜跖是也

管叔流言之誣

袁簡齋曰二叔流言不足信也當時叛者武庚非二叔也監之者不早發覺又從而助之自宜同罪亦成王周公之不得已也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武庚爲紂嫡子興復商之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

周公爲詞不比後世王敦蘇峻起兵冒清君側之名也若欲縱反間害公使周國無人則周公雖死而鷹揚之太公平格之君稟巍然尚存皆足以奠周邦誅頑民而有餘又不比趙止一李牧北齊止一斛律光去其人卽可圖其國也況兄終弟及商法皆然卽使周公代成王而踐其位在武庚視之亦不過如盤庚陽甲外丙仲壬之相承而已矣何不利孺子之有何流言之有

管叔非監武庚

姚姬傳曰聖人命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三

者也苟疑而多爲之防失天子以誠信待人之理而卒可以禁奸備亂聖人猶且弗爲而況必不得也天下之變不可勝防也人之智慮必有所不及多爲之術而示民以疑是啟亂而已武王勝殷而封武庚誠疑武庚耶則不封之爲君可也使君之而又疑之令管蔡雜居於其國中是相猜而不能一日以安且武庚爲君而管蔡爲臣一旦武庚爲變管蔡從之則不義不從則生死二者無一可是武王周公遺之以危也然而曰管叔監殷者何也武王既有天下周公封於魯康叔封於衛管蔡

亦封於殷之故地其封一也既居殷地其民故殷民也
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制武庚之謂也
梓材曰王啟監言天下之諸侯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言畿內諸侯也周制親賢並建武庚爲殷侯
存商祀也管蔡爲侯富貴之也是謂三監夫豈疑其爲
亂哉故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明管蔡之爲邦君
也管蔡既誅乃并三國之地以與衛其始固與武庚各
爲國焉爾周之侯專制秦法乃令御史監郡衰世法也
漢儒作王制者習聞秦制又附天子賜命諸侯上卿之
新義錄

卷之五

姦邪

尚

說及武庚監殷之事乃云天子命其大夫爲三監監於
方伯之國國三人夫命爲方伯非賢莫可授也授其賢
而疑其心使王朝之臣以監之何其示天下之小歟

爾雅蔡霍監殷之誣亦王宮泯特空想管蔡之爲亂
毛西河曰孟子但言使管叔監殷而朱子集註兼及蔡
霍經傳並無三叔共監殷事惟大誥書序有云三監叛
孔氏註爲管蔡與商鄭氏以霍叔代商皆非也蔡以啟
商共畔霍以同爲流言故一誅一放一降庶人並非同
等蔡霍固未爲監也按周禮施典之官顯有牧監參伍

殷輔六合牧監以諸侯爲之參伍殷輔以各國之大夫士爲之皆統制之官卽監官也是監乃官名所以監視諸侯者九州一千八百諸侯每州立方伯統領其事左傳之九伯王制之八伯尙書之胥伯而總謂之牧自牧而下又有卒正連帥屬長三等官自牧而上又有王朝之二伯一等官管叔之監祇是連帥正長僅監殷墟其官在牧下商制無二伯但以王大夫三人監方伯國爲三監周制特設二伯於王畿卽以連帥正長三等官襲三監之名多方所謂大小多正者總名三監初以三人爲三繼卽以三等爲三多官稱三監一官亦得稱三監管不必蔡更何論霍也

盧蒲嬖爲齊莊報仇

馮出公筆乘曰齊莊公爲崔杼所弑公族盧蒲嬖欲報仇知非慶封不能制崔故辱身以事慶封會杼二子成疆與棠姜之子爭宗邑來愬於封盧蒲嬖乘間構之封果使盧蒲嬖帥甲攻崔氏滅其家猶以慶舍當國逆之猶存故反莊公舊臣盧蒲癸王何二人事之卒殺慶舍逐慶封乃戮崔杼之尸改殯莊公於正寢眞忠臣也或

以其易內爲誚不知五倫莫大於君父志在報君則四
倫有時而輕如東漢任永避王莽則妻淫不見子溺不
救子房爲韓報仇則弟死不葬皆此義也

鄭伯有賦鶉之賁賁爲刺趙孟

左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
愚嘗念伯有雖荒謬何至出此不解其故今考義門讀
書記曰伯有憤晉執衛侯鄭伯爲請而不獲命必待納
衛姬而後釋之故賦鶉賁以刺趙孟言雖執晉政而不
辨姓也趙孟恥之故若不知其刺晉而謂伯有自誣其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去

上此說實獲我心

癰疽非醫者

潛研堂集曰或問癰疽之名見他書否曰孔子世家衛
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
報任安書曰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
子所稱癰疽也趙註以爲醫者似是臆說

楊朱爲老子弟子

汪容甫曰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

莊子寓言篇
文同惟以朱

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
湛註列子云朱子子居非也

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

問老聃闕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爲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

楊朱見梁惠王

說苑政理篇載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攷梁之稱王自惠王始則朱與孟子同時矣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七

墨翟非孔子同時人

史記荀卿傳墨翟孔子時人又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攷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之年當長於孔子何以論語家語及他經傳不載孔子一言及翟惟漢書以囚翟者爲子冉但不知子冉爲何時人耳今按史記又云或曰在孔子後漢書亦然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據此則墨翟在七十年後無疑矣墨子書中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

致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似翟
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此條當係其門人所竄入者
必不出自翟手也

墨翟之學出於大禹之誤

汪容甫曰孫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
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爲極
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
也墨子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未嘗
專及禹并不言其學之出於禹自墨離爲三取舍相反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太

倍謫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
之書爾

墨子之學不始於翟

莊周嘗曰聞古有不移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者墨子與禽子

卽滑釐
翟弟子

聞其風而悅之

而爲之太過是墨子之學不始於翟也柳宗元亦以晏
子春秋爲墨氏之徒所撰翟在晏子之後是亦墨學不
始於翟之一證

墨子之教似佛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子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耳

墨子節葬非儒之說可原

畢秋帆曰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按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也

墨子有通達經權之說

畢秋帆曰墨子魯問篇云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泄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

不可訾議也

陳仲子不孝

尤西堂曰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士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不可爲者窮其身而可爲者厚其君廉士而可爲者潔其名而不可爲者薄其親是故事君不忠非廉也事親不孝非廉也事兄不悌非廉也廉豈易言哉陳仲子何人匡章稱爲廉士彼出妻屏子之人固與辟兄離母者類也孟子猶然笑之至謂蚓之不如大都螻之類耳然第覈其不廉而未責其不孝未爲誅仲子之深也使仲子奉其母於於陵而養之則仲子爲廉士其母亦賢母也乃仲子之母樂居蓋大夫之家而不願居於陵爲仲子者身織屨妻辟纊易一壺飧長跪爲母壽母必色然喜戴雖祿養孰與仲多不然於陵灌園園有佳李熟而採之以爲母遺母必甘之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我又不然歲時歸省母賜之食再拜而告曰仲不孝不能甘旨其敢饗兄之惠乎母進一餐仲亦進一餐而腹果然而色歡然是鴟鴞者惡足爲廉士累奈何先則頻願以貽賢兄之羞繼則出哇以傷慈母之愛哉以母則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三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

明以身與妻爲伯夷而視其母兄爲盜跖也不孝莫大

焉西堂此論自是痛快全謝山謂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蓋祿萬鍾諒不必盡得於義故仲子遠引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譏其以母不食以妻則食未免責之過深趙后責其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余按王厚齋謂仲子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全氏之意本此然辟兄離母終不免得罪名教耳

龍陽君鄭櫻桃非倖臣

隨園隨筆曰國策鮑註龍陽君幸臣也吳師道正之曰

是幸姬非幸臣也前魚者卽易經宮人貫魚之義魏王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三

令曰敢進美人者族幸臣無進理美人之稱非幸姬而何不得以楚之安陵爲比崔鴻十六國春秋半襲晉書載記中語獨鄭櫻桃則云是鄭世達家女石虎惑之有專房之寵與載記云櫻桃是男寵不合

蚩尤有爲炎帝所誅之說

以下補

諸書皆稱黃帝戮蚩尤按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炎帝戮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則以戮蚩尤者爲炎帝矣然史記索隱引此文而作黃帝似御覽等書誤黃帝爲炎帝考御覽又引世紀云蚩尤

氏強與榆罔爭王於涿鹿之野路史後紀引世紀云榆罔居空桑空桑爲陳留故歸藏啟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據此則蚩尤實與炎帝爭天下但戮之者黃帝非炎帝也

蚩尤有四

鄒叔績讀書偶識曰蚩尤古惡諡蚩無知也尤過也經傳中蚩尤凡四一炎帝末僭王左傳遇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之兆逸周書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少昊此其一也一黃帝六佐管子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此

新義錄

卷八五

姦邪

三

人蓋先有功後爲惡故得惡諡此其二也周書蚩尤惟始作亂馬融註蚩尤少昊末九黎君名鄭君尙書註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國語韋註黎氏兄弟九人蚩尤之徒此其三也張平子曰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此又堯前有蚩尤也史記引湯誥曰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帝乃弗予有狀呂刑篇以禹臯陶稷三后之興與蚩尤之敗並舉蓋以一時之仁虐並衡此其四也

三苗非殺

卷八十五

姚石甫康輶紀行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正義引鄭氏注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禹治水畢乃流四凶又注分北三苗曰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所竄三苗爲四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據此是三苗兄弟先竄一處後更分析則三危爲一山非三處矣旣云猶爲四裔諸侯未知兄弟三人孰爲諸侯抑皆爲諸侯乎其後分析者更離而遠之懼

新義錄

卷八十五

姦邪

三

其聚而爲亂也鯀治水不成當罪然禹能修其功而底平成之績亦已幹父之蠱舜爲大聖必不忍殺鯀鄭注降其位猶爲國君者是也左傳言誅四凶誅者討其罪而罰之必非殺戮萬章始云殺三苗于三危蓋當時傳

聞之異耳極字亦未卽是殺言降謫至羽山後卽死於

其地不復歸耳鄭注於理爲優當從其說

方宗誠曰說文山部竄塞

也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又穴部竄匿也從鼠在穴中

管異之曰古書之辭凡言人必自匿乃曰竄國語不畜

失官自竄戎狄之間是也三苗入三危乃舜塞之而非其自匿曰竄宜也虞書作竄殆誤耳且三苗未嘗死孟子殺三苗者正以

竄殺形近而謬耳

卷八十五終

新義錄卷八十六目錄

姦邪類二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趙高爲趙報仇

鄧通未諧買生

邳都非酷吏

公孫宏食肉脫粟之僞

公孫宏開東閣之僞

公孫宏亦有長處

新義錄

卷八十六

目錄

卜式有孝弟之行

揚雄非莽大夫之說不足信

揚雄文非美新

揚雄稱聖人

黃祖爲禰衡知己

曹操少無賴

曹操發塚取金

曹操真塚

司馬懿之姦過於曹操

譙周未修降表

唐人多稱江總

唐中宗復位由於張昌宗兄弟

高力士爲馮盎後之僞

高力士有類君子之行

高力士能詩

李林甫爲仙官下降之事不足信

盧杞有仙相之僞

八司馬之誣

新義錄

卷八十六

目錄

二

李訓鄭註皆奇士

王八黃六

李輔國爲高力士所殺

以下補

高力士能詩

高力士能詩

高力士能詩

高力士能詩

高力士能詩

高力士能詩

新義錄卷八十六

安徽太平縣孫壁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姦邪類二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陔餘叢攷曰史記李斯傳斯少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而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師事焉然則李斯之師乃大儒弟子又能以經術飾吏事獨斯則焚詩書嚴法令爲禍於天下何也蓋斯本學帝王之術以戰國時非可以此干世乃反爲急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一

趙高爲趙報仇

隨園隨筆曰古逸史載趙高爲趙之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而隱秦宮中爲趙報仇張良大索時卽避高家故得脫難拾遺記以高有神仙術子嬰煮之七日不死想以其能亡暴秦故史傳多有而賢之歟

鄧通未諧賈生

汪師韓曰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此語本應劭風俗通云賈生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生爲長沙太傅云云此誤也鄧自黃頭郎至爲上大夫漢書雖不載其年月而其寄死人家則在景帝時其顯貴應在文帝末年而賈生自文帝初立卽因廷尉吳公之言名爲博士遷大中大夫文帝十一年梁王薨十二年誼卒卒後四年帝思誼言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此是十六年五月事又十一年文帝崩想鄧通尊顯必在此十一年間則賈生之死久矣安得有

新義錄

卷八十一

姦邪

二

譖生之事哉按劉向對成帝曰鄧通以佞幸見愛帝又數微行幸通家賈誼數諫止之時誼與通俱侍中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誼遷爲長沙太傅劉向西漢時人又博聞必有所據則譖賈生之事非虛

鄧都非酷吏

袁了凡曰鄧都非酷吏也自其爲中郎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爲賈姬擊毬爲中尉則長揖丞相至於不顧妻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蓋矢心砥節凜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又安禁網濶漏雖鄉有睚眦之豪里有恣睢之戚而公卿大夫議論

恂恂依於淳厚以弛奸宿慝爲務都也崛起其間一日去恩任法橫被酷聲然非其實矣

公孫宏食肉脫粟之僞

袁了凡曰史稱公孫宏身食一肉脫粟飯以俸祿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然西京雜記宏爲相故人高賀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宏內服貂裘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餼云何以示天下宏內服食固未可知觀賀此言則所謂以祿給故人者亦未必贖且長孺削直猶曰宏爲三公俸祿甚厚然爲布被此詐也

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三

則固深挾其僞矣

公孫宏開東閣之僞

后村雜著曰公孫宏爲人至不足道而人多稱其爲相時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以爲得宰相之體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曰接士館以待國士考漢時人材未聞有出門下者予謂當時賢人未有過於董仲舒者素無怨於宏乃多方排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非仲舒素行修潔則其不免也久矣宏於仲舒如此吾不知其所禮以爲賢者更屬何等入當亦本傳中所謂賓客仰衣食之類耳其立朝

陰賊險深有微怨必報專以逢迎固寵位則東閣之所
謀議者從可知矣而後世猶豔稱之何哉

公孫宏亦有長處

劉元城曰公孫宏奸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
用卜式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止
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
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怨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
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宏以式爲非人情不
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
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四

死生之權故宏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
雖不知其罪甚於知卒族解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卜式有孝弟之行

丁南湖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財助邊方事南越
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
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眾人之所難爲而特擅寵眷
矣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
何不先眾人而爲之乎此潛室陳公之文善論式矣但
式以家財盡讓其弟弟貧而復分給之則孝友之行君

子不可以不錄也

揚雄非莽大夫之說不足信

御批通鑑輯覽曰焦竑引漢書揚雄傳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攷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元年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將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攷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然則雄之終或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矣世

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五

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竑之論如此而甯都魏禮亦引證各書謂雄賣文自贍又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爲竄益至劇秦美新則劉棻作也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是舉褚淵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焦魏二家之說班史所載幾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誄雄傳贊雄投閣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等語所載甚詳特所云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者史文誠不免牴牾今書雄投閣事仍據班史文而於其死則闕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近人多祖焦竑之說爲雄訟枉
案文選任昉所作王文憲公集序家牒字下李善註引
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漢書成帝紀
載行幸甘泉行幸長楊宮並在元延元年己酉上距宣
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與四十餘之數合其後
元延凡五年綏和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壽凡二
年平帝元始凡五年孺子嬰凡三年王莽始建國凡五
年積至天鳳五年正得七十一年與七十一卒之數亦
合其仕莽十年毫無疑義竑不考祠甘泉獵長楊之歲
而以成帝卽位之建始元年起算悖謬殊甚惟王音卒
歲實與雄傳不合然音字爲根字之誤宋祁固已言之
其文載今本漢書註中竑豈未見耶

全謝山曰雄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
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
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雄以四十餘入京
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
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仕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
移雄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

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也成帝並未祀甘泉豈雄枯
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故爲子雲辨者不甚
讀書而徒費此苦心也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
文而又移而後之以二千餘年之故鬼爲諸公顛倒壽
筭悲夫耆庭立記漢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
爲十二雄作州箴十二獨缺朔方其事莽無疑

揚雄文非美新

陳王陽曰劇秦美新文洪景廬爲子雲深雪之語足破

千古夫媚人而曰優於桀紂賢於蹻跖頌耶諂耶

校法
言篇

未云周公以來未有如安漢公之謔又作元后誅曰火
德將滅曰屬在聖新曰赤傳於黃其爲美新更何以解

新義錄

卷六

姦邪

七

揚雄稱聖人

揚雄著太元以擬孔子張子侯卽稱爲西道孔子桓君

山又以爲東道孔子

見桓譚
新論

漢書藝文志列法言於儒

家雄本傳具列其目漢人著術未有若是之詳者其見

重於當時如此自漢以後亦皆以爲孟荀之亞昌黎大

儒猶稱之爲大醇小疵宋初柳開亦比之爲聖人孫復

謂太元之作非以準易乃以嫉莽皆曲爲文飾熙甯中

王安石當國竟以雄配享廟廷尤爲大謬然其時司馬

溫公一代偉人亦謂揚子真大儒孟與荀殆不足擬且

作潛虛以擬太元而又採諸儒之說以註法言蓋至北宋時猶如是之重雄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老蘇始謂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又曰雄於太元好奇而務深故詞多夸大東坡則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鄧肅則直指爲叛臣無可容於天地之間沈作喆寓簡始斥王安石尊揚雄之荒謬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自是雄之文章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矣

黃祖爲禰衡知己

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八

汪容甫曰禰生遭命江夏後之君子攄懷舊之想悼生才之難莫不扼腕斗筲傷心五百然觀衡爲黃祖作書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則猶有賞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人情所恆有至於臨文激發動色相容解帶寫誠歡若親戚其冲懷遠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枉天年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

按此有激而言非正論也

曹操少無賴

魏志武帝紀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

業故世人未之奇也裴註引吳人曹瞞傳云太祖少好
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
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
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問之太祖曰初
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又引孫盛
異同雜語云太祖常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
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杭堇甫補註
引世說云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
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盧中人皆出觀
新義錄

卷十六

姦邪

九

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
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又引劉昭幼童傳云太祖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
逼自水奮擊蛟乃潛退於是浴畢而還未之言也後有
人見大蛇奔退太祖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
蛇而恐邪眾問乃知咸驚異焉余校擊蛟之事卽篝火
狐鳴之故智漢高斬蛇後人猶不信況曹瞞乎劫婦一
節直是無賴然亦見袁曹之優劣世說云袁紹年少時
曾遣人夜以劍擊魏
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舞戟踰垣行險以僥倖至

其誣叔欺父卽他日欺君弑后之漸也

曹操發冢取金

三國志補註引曹操別傳云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立泣此亦何異劫盜哉

曹操眞塚

曹操西陵七十二處人知之矣豈知其眞塚更在七十二處之外津逮秘書云甲寅乙卯之際河北漳水中有十五歲童子夏浴於河腰斬屍浮其家驚異使強壯勇力者復入又斷股而死土人羣怒因截河上下流車涸

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十

其水見一鉄輪旋轉如飛輪角掛以利刃去其刃碎其輪見輪旁有石槲用巨木撞破之槲中銅弩齊發射傷數人其內仍有石壁土人用板蔽身橫撞而碎壁中有兩石榻男左女右對臥其上衣冠面貌宛若生存視其碑知爲魏武之墓眾惡其生前篡國死後殺人遂拽出其尸粉碎之先是一月有營卒夢五十餘歲丈夫自稱漢丞相云將來當爲我保護舊居及將發前一夕又託夢云明朝難作我室中金寶任汝取攜慎勿毀我身體及期眾怒難解此卒亦分其所藏故物時湖南逆藩稱

亂遣河北兵會討此卒爲把總官竟傷於砲火安陽邑令莆田林進士有文紀其事

司馬懿之姦過於曹操

夏醴谷曰曹爽以司馬懿爲太傅而奪之權懿安然受之若毫不介意者爽方自喜爲得計然懿之謀於此日定爽之死亦於此日決矣懿與操周旋多年以操之多疑嗜殺雖楊修之徒亦必剪除之而後已而懿固安然無恙也則操亦入其元中久矣操玩弄一世而懿更能玩弄操千古神姦不得不推懿爲第一曹爽乳臭小兒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十一

乃欲班門弄斧真可笑也

譙周末脩降表

十七史商榷曰蜀志卻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後人以爲譙周作誤矣

然周實勸降

唐人多稱江總

江總爲陳後主狎客以致陳亡後又入隋歷踐華秩則其人誠不足道書目提要謂姚思廉撰陳書取江總與其父察同傳殊屬自污又李商隱贈杜牧詩有前身應是梁江總句乃借以相譽豈總之爲人唐時尚未論定

耶子被唐人尚詞章故於總多恕詞

唐中宗復位由於張昌宗兄弟

陔餘叢考曰中宗之召還固由狄仁傑以母子天性感動武后世皆知之其實乃張易之兄弟力也唐書仁傑傳易之問自安計仁傑勸迎廬陵王吉頊傳易之兄弟寵盛謀自全計於頊頊曰公家以寵幸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後嗣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所屬意公何不請迎立廬陵以繫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易

新義錄

卷六十六

姦邪

七

之昌宗乘間如頊教后意乃定遂還中宗是廬陵之復仁傑與頊發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凶穢之朝欲濟大事固有非正人所能爲而反藉嬖倖以集事者

高力士爲馮盎後之僞

十七史商榷曰攷舊唐書高力士傳其出甚微但云潘州人本性馮少闇進入宮內官高延福收爲假子初不言其本爲何人之後而新書以爲馮盎曾孫母姓麥氏此必力士託言耳不然上公之嫡長孫主祀守封何以其子少卽闡割爲長吏市之以進乎

高力士有類君子之行

丁南湖曰高力士之事元宗有類於君子之行者四焉
沮其任李林甫一也諫其聽姚崇二也勸其立肅宗三
也憂其寵祿山四也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是以要譽
固籠四十餘年而宦官之禍遂傾唐室矣

高力士能詩

唐書高力士傳力士流巫州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
喫賦詩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貴賤雖不同氣味
故常在侯鯖錄謂此詩爲黃山谷所稱蓋因山谷食笋
新義錄

卷十六

姦邪

三

詩有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借用其句故耳然則力
士固能詩且爲山谷所稱賞矣小人未嘗無才也

李林甫爲仙官下降之事不足信

陔餘叢考曰說郛載李林甫外傳林甫少時有道士見
之謂曰某行世間五百年始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當
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郎君何所欲林甫曰
願爲相道士惋惜良久臨行囑其勿行陰賊後果爲相
安祿山嘗語術者曰我對天子亦不懼惟見李相公輒
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左右皆銅頭鐵

額及李相公至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來則僕射銅頭
鐵額之類皆避去當是仙官暫謫耳
按唐時康駢劇談錄云處士劉平善見祿山在范陽時
常有鬼物數十持鑪執蓋以爲導從平異之及祿山朝
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龍西岳平旋見二青
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見祿山鬼物皆棄爐投蓋狼狽而
走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遂逃入華
山而隱然則有青衣童子驅逐鬼物者葉法師也後人
因祿山常畏林甫遂附會爲林甫事適以張權姦之氣
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五

良可恨也又按文海披抄載元和中惠州震死一媪朱
書其脅奸相李林甫又紹興元年漢陽蔡氏女震死背
有文曰唐相李林甫又七修載杭州陸允誠烹雞雞背
有李林甫三字此則天道誅淫昭然不爽矣

盧杞有仙相之僞

太平廣記引逸史盧杞未第時遇仙嫗麻姓者引至水
鼎宮見太陰夫人夫人問曰公有仙相能居此乎能爲
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爲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曰願爲
宰相遂遣還愚按杞貌醜心險言有仙相杞詐言以文

其醜耳不然地獄將爲誰設耶

八司馬之誣

容齋續筆曰唐順宗卽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卽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聚用卽追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又謀奪宦者兵旣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

新義錄

卷二十六

姦邪

五

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范文正公亦謂叔文工言治道而人望稍輕恬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遂行內禪叔文等始得罪而入司馬之名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審是非以成敗論之非實錄也然韓退之與柳宗元劉禹錫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踈

迹詭秘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豈朋友之義不能少蔽乎抑當時有所顧忌也十七史商權曰叔文行政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獨不利於弄權之閹宦跋扈之強藩卽其謬亦不過躁進耳要其忠於謀國不可沒也新唐書務欲與舊書違異又以成敗論人至詆叔文爲沾沾小人不亦誣乎使叔文盡奪宦官兵柄之策得行憲宗何致身死闈人之手而其孫又爲所弑耶攷劉闢本韋舉所遣私請於叔文者叔文必欲殺之使其策得行闢死誰與作亂乎其先見實

新義錄

卷二十六

姦邪

六

無異於張曲江之欲斬祿山也且叔文所引用者非皆賢人哉無論柳宗元劉禹錫才絕等倫卽韓華亦有俊才陳諫傲敏一閱簿籍終身不忘凌準有史學韓泰有籌畫能決大事程异居鄉稱孝精吏治厲己竭節矯革積弊沒無留貲歷歷見新傳豈小人乎何又斥其傅匪人規權遂私乎至所用范希朝則新書於兵志已表其欲奪宦者權而不克於希朝本傳更盛稱其治軍整毅當世比之趙充國且歷敘其安民禦虜保塞之功然則叔文之用希朝舉賢爲國可謂忠矣斥爲小人有自相

矛盾耳舊書亦徇眾論以叔文與諸姦同卷但論中於叔文獨云乘時多僻欲幹運六合云云足見叔文迹雖狂妄心實公忠而順宗本紀所書善政甚多正叔文柄用五六月內叔文之美遂於此見舊書不亡唐人之幸也

按韋執誼亦具有清望

王船山曰史斥王伾王叔文之奸曰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儻然自得屏人竊語莫測所爲而已觀其初終亦何不可測之有哉所可憎者氣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圖而放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

新義錄

卷十六

姦邪

七

居之以險膠漆以固其類亢傲以待異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怒寡不敵眾謗毀勝於天下遂若有包藏禍心爲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

李訓鄭註皆奇士

十七史商榷曰唐書李愬目鄭註爲奇士其實訓註皆奇士特奇功不成耳訓本因註進反冒功先發是其罪也若用註策因羣閹會送王守澄葬以鎮兵擒誅之何難後人反惜訓而惡註何哉然訓殺守澄及陳宏志楊

承和韋元素王踐言剖崔潭峻棺鞭其尸元和逆黨幾
盡功亦大矣訓傳言訓本挾奇進及權在己銳意夫惡
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卻回鶻吐蕃歸河朔諸鎮志大
如此非奇士乎註傳言日日議論帝前謀鉏剪中官亦
忠於爲國者卽使本欲攬權假公濟私脫令其功得成
亂本拔矣千載而下讀史者於訓註但當惜之不當復
惡之耳余謂訓註志大而才
疏以爲僉人則不可

王八黃六

堅瓠集曰疑耀載京師句欄中譚語謂給人者曰黃六

新義錄

卷八十六

姦邪

太

蓋言黃巢兄弟六人巢行第六而多詐故詐誦人者皆
爲黃六也又七修載晉人曰王八蓋後五代王建行八
素無賴盜驢馬販私鹽故人晉曰王八賊又一說曰忘
八蓋忘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也

李輔國爲高力士所殺

以下補

杜陽雜編李輔國恣橫上切齒久矣因夢登樓見高力
士領兵數百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問其故力士曰
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
方以夢語左右說雖悠謬足快人心

新義錄卷八十七目錄

姦邪類三

王安石之姦正在近人情

王安石本知周禮不可行而託以文姦

青苗法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新法之拙

宋江據梁山泊之訛

宋江三十六人贊

宋江亦工詞曲

新義錄

卷八十七

目錄

宋江招降之疑

招安梁山灤榜文

宋江擒方臘之疑

宋江受祀之謬

安惇爲朱真人後身

蔡京胸有卮字

養濟院不始於蔡京

蔡卞有廉名

張邦昌賢於劉豫王倫

秦檜請復嗣君之僞

金人縱秦檜還

秦檜欲金人立爲帝

秦檜鑄雙烹人

三字獄有二說

王倫殉節之疑

趙師異學犬吠之誣

史彌遠不入姦臣傳之非

賈似道多才之僞

新義錄

卷八十七

目錄

二

留夢炎入元不屈之僞

白蓮教不始於徐鴻儒

王振曾爲教官不足信

萬安所進房術出自倪進賢

東林點將錄非王紹徽作

阮大鍼入點將錄之僞

項煜周鍾事賊之疑

楊維垣死節之僞

牛金星逮事本朝

太監娶妻

生且淨丑之說不一

花旦之訛

變童

貌寢非醜

梁山濼賊爲蔡居厚所殺

以下補

關勝盡節

戴宗神行之術有所本

蔡卞爲木叉後身

新義錄

卷二十七

目錄

秦檜詭稱爲羅漢轉世

秦檜生於黃州舟中

孟忠襄污穢秦檜墓

徐鵬舉毀平秦檜墓

宋獻策未伏誅

新義錄卷八十七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姦邪類三

王安石之姦正在近人情

沈歸愚曰蘇洵之論王安石也謂合王行盧杞爲一人而其所以爲姦者總以不近人情斷之其言誠然然此見其陰賊險狠之已露其迹而不知其先之立說以欺世者固本乎王道而無一不近人情者也觀其上仁宗皇帝一書意在法先王之政而其所由法先王者在於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一

裕人才修教養因人力足財用而一歸於至誠惻怛之心果如其言雖二帝三王之政莫踰乎此又觀其議茶法一篇引桑宏羊與權酤之利霍光屈其論罷其法以爲義能勝利之鑿釋其立言凡古今聚斂之臣欲盡財利於毫末者一推其弊而曲中之此皆當乎理而近乎人情者也彼若謂我如是以立言則英君哲相皆在我籠絡中矣而果也諸大臣信而薦之而人主引而近之迨乎得君旣專羽翼旣盛卽盡反向日之言而攫民之利以肆其虐以固其位以徧傾陷天下之賢人當日卽

有侃侃力爭如司馬光諸人者彼若曰予已知之子前已言之矣則彼之稱先王引經術者非正藉以爲曲行其姦地哉且從來爲大姦慝惟以一身害及天下獨安石之新法轉相流毒直至徽欽亡國而後已焉而原其始禍實以近人情之論逢君惑世以至此極也

王安石本知周禮不可行而託以文姦

書目提要曰周官新義十六卷宋王安石撰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然周禮之不可行於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二

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强又懼富强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銷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爲可行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真緣周禮以致誤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是猶爲安石所給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安石所註之周禮是寬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迂腐之薄譴矣

青苗法不始於王安石

袁簡齋曰舊唐書代宗永泰二年五月稅青苗地錢十一月詔青苗地頭錢苗子多少三分取一隨處糶貨市輕貨以送上都納青苗錢於庫新書大厯元年田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收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此青苗之始也至宋李參爲淮南轉運使令民自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王安石知鄆縣仿而行之頗有成效後又引周官泉府輪息二十而五之說一歲之中兩輪息錢遂至流毒天下

新義錄

卷十七

姦邪

三

王安石新法之拙

隨園隨筆曰桑孔之平準均輸大抵括收天下之物而買賣之卜式所謂令吏坐市販物也故不刑一人不多一官不加賦而財足惟於國家體制不雅陰侵商販之利制輕重之權故君子猶憎之至於荆公則先結保而後貨或金銀爲抵又貿遷貨物又追呼比徵其時權酒稅太重酒店不開人不往飲荆公命設妓以招之是數者桑孔未嘗爲之然熙寧五年出內藏錢一百八十七萬至九年而得息錢只一百三十萬民怨沸騰又商賈

遠遁以避指揮之押買故都門稅缺使桑孔有知亦當
含笑於地下

宋江據梁山泊之訛

隨園隨筆曰俗傳宋江三十六人據梁山泊此誤也按
宋史徽宗本紀侯蒙張叔夜兩傳紀江事者並無梁山
泊之說惟蒲宗孟傳言梁山濼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
偷必斷其足盜雖衰止而所殺甚多孫公談圃云蒲宗
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濼爲患云云此是神宗
時事與宋江之起事宜和者已相隔數十年矣

按宋史
梁山濼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四

漁人張榮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嘗補武功大夫紹興
元年擊敗金兵於興化與宣和間相近或卽江之餘黨
則江據梁山
泊亦未可知

宋江三十六人贊

癸辛雜識曰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云宋江
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
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
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載侍郎侯
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
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

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然後知
江輩真有聞於時者於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
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
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
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
雖託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爲盜賊之聖以其守一
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跖
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迹而無諱者也豈若世
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五

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
呼保義宋江

不假稱王而呼保義 豈若狂卓專犯忌諱

智多星吳學究

演義作吳用

古人用智 義國安民 惜哉所予 酒色恠人

玉麒麟盧俊義

白玉麒麟 見之可愛 風塵太行 皮毛終壞

大刀關勝

大刀關勝 豈雲長孫 雲長義勇 汝其後昆

活閻羅阮小七

地下閻羅 追魂攝魄 今其活矣 名喝太白

尺八腿劉唐

演義作赤髮鬼

將軍下短 貴稱侯王 汝豈非夫 腿尺八長

沒羽箭張清

箭以羽行 破敵無頗 七札難穿 如游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伯 豈知汝名 太行春色 有一丈青

病尉遲孫立

新義錄

卷二十七

姦邪

六

尉遲壯士 以病自名 端能去病 國功可成

浪裏白跳張順

雪浪如山 汝能白跳 願隨忠魂 來駕怒潮

船火兒張橫

太行好漢 三十有六 無此火兒 其數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 短命何益 曷不監之 清源廟食

花和尚魯智深

有飛飛兒 出家尤好 與爾同袍 佛也被惱

行者武松

汝優婆塞

五戒在身

酒色財氣

更要殺人

鐵鞭呼延綽

演義作雙鞭

去來一身

長鞭鐵鑄

汝豈其人

尉遲彥章

去來一身

長鞭鐵鑄

汝豈其人

混江龍李俊

射之即濟

武皇雄爭

自借神臂

乖龍混江

射之即濟

武皇雄爭

自借神臂

九文龍史進

射之即濟

武皇雄爭

自借神臂

龍數肖九

汝有九文

盍從東皇

駕五色雲

小李廣花榮

汝有九文

盍從東皇

駕五色雲

新義錄

卷八七

姦邪

七

中心慕漢

奪馬而歸

汝能慕廣

何憂數奇

霹靂火秦明

摧山破岳

天心無妄

汝孽自作

霹靂有火

摧山破岳

天心無妄

汝孽自作

黑旋風李逵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爾亦凶

風有大小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爾亦凶

小旋風柴進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爾亦凶

風有大小

黑惡則懼

一噫之微

香滿太虛

插翅虎雷橫

黑惡則懼

一噫之微

香滿太虛

飛而食肉

有此雄奇

生入玉關

豈傷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 故神無方 汝行何之 敢離太行

先鋒索超

演義作急先鋒

行軍出師 共鋒必先 汝勿銳進 天兵在前

立地太歲阮小五

東家之西 卽西家東 汝雖特立 何有吾宮

青面獸楊志

聖人治世 四靈在郊 汝獸何名 走曠勞勞

賽關索楊雄

演義作病關索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八

關索之雄 超之亦賢 能持義勇 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演義作雙鎗將

昔樊將軍 鴻門直撞 斗酒肉肩 其言甚壯

兩頭蛇解珍

左嚙右噬 其毒可畏 逢陰德人 杖之亦斃

美髯公朱仝

長髯郁然 美哉丰姿 忍使尺宅 而見赤眉

沒遮攔穆橫

演義作穆宏

出沒太行 茫無畔岸 雖沒遮攔 難離火伴

拚命三郎石秀

石秀拚命 志在金寶 大似河魴 腹果一飽

雙尾蝎解寶

醫師用蝎 其體貴全 反其常性 雷公汝嫌

鐵天王晁蓋

演義作託塔天王在宋江前稱首領不在將列

毗沙天人 證紫金軀 頑鐵鑄汝 亦出汝爐

金鎗班徐甯

演義作金鎗手

金不可辱 亦忌在穢 盍鑄長戈 羽林是衛

撲天鵬李英

演義訛為李應

新義錄

卷十七

姦邪

九

鷲禽雄長 惟鵬最狡 毋撲天飛 封狐在草

此皆羣盜之靡耳聖與既各為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泱而進奸雄不免異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為項籍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自能辨之云

宋江亦工詞曲

羨天胜語曰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念奴嬌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皎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

薄倖如何銷得 回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
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胆包天忠肝蓋
地四海無人識間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詞盛於宋
而劇賊亦工章句如此按六六八九卽一百有八人之
說然此詞爲明代人附託不足
據也

宋江招降之疑

浪跡叢談曰水滸傳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蹟不能相
符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
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十

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
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有過人今青溪盜
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兩說皆言招降也張叔
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
攬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劫
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
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
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此又言
敗而自降也

招安梁山灤榜文

居易錄載宋張叔夜招安梁山灤榜文有拏獲宋江者賞錢萬貫拏獲盧進義者賞百萬貫拏獲關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等者賞十萬貫拏獲董平李進者賞五萬貫有差今葉子戲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貫遞降皆用張叔夜榜文也

宋江擒方臘之疑

浪跡叢談曰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士

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宜撫制使童貫據韓世忠傳則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度險數里擣其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己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又言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於此稗乘所傳不盡誣惟汪韓門以爲杭人附會爲之恐不足信

宋江受祀之謬

兩般秋雨盦隨筆曰濟甯有宋江廟爲盜者嘗私祈焉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嶼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此皆淫妄之祀

安惇爲朱真人後身

夷堅志載安惇爲諸生時夢入大宮闕一眞官坐殿上有江濱神先在庭下眞官命吏引惇居其上惇不敢眞官曰鬼趣安得處神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眞人也愚按此說當是安惇僞造以欺人不然豈有眞正神仙而爲姦臣耶

新義錄

卷八七

姦邪

三

蔡京胸有卍字

容齋三筆曰法苑珠林序佛之初生曰開卍字於胸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曰如來至尊常於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占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胸字言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寸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爲宗社之禍

耶

按香祖筆記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京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

師亦是一个枝水辭傳首述妖魔意亦本此然
不識蔡京是天罡是地煞耳語見錢氏私誌

養濟院不始於蔡京

陔餘叢考曰顧甯人謂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
人而廢法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置安濟坊養民之
貧病者仍令諸郡縣給養二年又置漏澤園夷堅志亦
云崇寧間設孤老院以養孤老安濟坊以養病人漏澤
園以瘞死者續通鑑亦謂崇寧間置居養院安濟坊漏
澤園朝廷課以爲殿最諺曰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不管
活人祇管死屍計其時正京當國是以顧甯人謂起於

新義錄

卷二十七

姦邪

三

京然管子入國篇凡國都有掌孤凡孤幼不能自生者
屬之其親戚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
無征有痼疾不能自存者官收而衣食之是恤孤養疾
本屬古制南齊書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
立六疾館以養窮人梁書普通三年詔置孤獨園以恤
老幼後魏書宣武詔太常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病者
咸令居處使醫之舊唐書武宗紀廢天下僧尼寺尋以
悲田養病坊以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自給
乃命兩京量給寺田諸州或七頃或十頃擇本處耆老

句當唐時養病坊屬寺僧經營是恤孤養疾六朝及唐已著爲令甲

而宋史蘇軾知杭州哀羨緡二千黃金五十兩作病坊以處病者常楫知廣德軍亦置慈幼局則宋亦已有之在蔡京之前其漏澤園之設月令已有掩骼埋胔後漢書桓帝紀詔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者可於官塲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則後漢亦早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於范同奏疏天禧中於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百文幼者半之見韓魏公君臣相遇傳又宋仁宗紀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十四

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於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紀元豐二年詔給地葬畿內寄菑之喪無所歸者官瘞之韓魏公鎮并州日亦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是義塚之法蔡京前已有之亦不自京始也蓋京特踵其法徧行州郡以沽譽並人之課程耳葉石林守許昌日有押運使宋昇以營造西內需用灰布竭牛羊骨不足至取漏澤園人骨屑灰用之其時正京在朝若果力行善政則權相方設園瘞骨臣下敢卽取骨作灰乎甯人亦未加深考而謂善政之始於京不免爲京

所欺也。校清波雜誌蔡京死於潭州數日不得殮以青布裹尸藁葬漏澤園又朱滔祐七年創慈幼局乳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備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此又後世育嬰堂之始

蔡卞有廉名

王漁洋曰人有不可以一節取者宋史載蔡卞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蕃薇露酒衣送之卽此一事而論雖與沈香載石同稱可也而乃出於卞之巨姦。所謂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卞之廉亦猶公孫宏之儉也

張邦昌賢於劉豫王倫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五

隨園隨筆曰張劉俱宋逆臣然大金國志稱邦昌假位三十六日不山呼不稱朕不稱詔封朱宮門曰臣邦昌謹封與執政對坐自稱名見金人則上坐易服以故伶人嘲之曰我輩作假官人張官人作假皇帝較之劉豫罪當末滅北盟會編亦載其聞金人立爲帝卽求死人勸其爲一城生靈計乃勉強應命終不肯下赦書曰錢大王肆赦恐入李大王世界邦昌立陳東歐陽澈廟而祀之王倫來而毀之二人心術亦可概見倫之不污僞命而死恐有別故毋爲所欺也

秦檜請復嗣君之僞

袁了凡曰史稱金人擁二帝北行御史馬紳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罪狀金人怒執檜去云云按宋名臣言行錄載虜議立異姓馬紳言於眾曰吾與曹職爲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立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少焉紳屬橐呼堂吏運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紳率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書名紳遣人疾馳以達首虜及檜還自虜揚言己功以取富貴

新義錄

卷公七

姦邪

去

紳之子孫漂泊關中有甥何琬得其元橐上之檜大怒誣以他罪出之外未幾琬死其家訟寃詔復琬官紳之忠績始白則檜之奸狀益著矣

金人縱秦檜還

周德恭曰秦檜之還前史皆書秦檜歸自金爲文綱目特書金人縱秦檜還者殉名責實也檜初與何桌孫傅等同被拘而檜何以獨還且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又安得與妻孥皆回耶此由秦檜

陰主和議見說女直而縱之還耳

秦檜欲金人立爲帝

袁簡齋曰宋至今垂七百年人但知秦檜之惡而不知發秦檜之奸人稱高宗息二聖之歸檜以和議迎合冀久相位是殆不然按高宗急欲還二聖故屈從和議不得以是罪高宗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元宗返蜀肅宗不讓位檜智人也不必以此迎台或謂檜不肯負金人之約則更不然檜之喪心欺君父矣何有於金人謂樂和之逸憚戰之勞則又不然披堅執銳

新義錄

卷十七

姦邪

七

者將當之檜坐享其成而已何所爲勞然則檜之主和者何也曰檜之不得已也檜欲帝中國耳蓋金人以劉豫許之也金人立張邦昌而敗再立劉豫而敗檜之才十倍於此二人故金以和議給宋而弛其守備以成立檜之計檜以和議給主而使其入寇以成自立之謀趙鼎在則和議不成岳飛在則人寇無益彼二人者其肯北面而事檜哉則除之而殺之亦檜之不得已也及其再起大獄誅不附己者五十二人蓋中國之事定矣不踰歲而金人亦大舉入寇矣檜不自料其死金人亦不

料檜之死也檜既死金人奪氣采石之戰虞允文一揮而定使檜尚在天下豈宋有哉徽宗有玉帶值千金金主歸之或有吝色金主曰帶在江南終爲我物夫金雖強屢敗宋雖弱屢勝非恃檜爲應何言之易易也高宗始聞和議成二帝太后可返故屈己從之及知和議之非已爲檜所制揺手不得檜死曰吾今日始免檜逆謀檜之心帝固已知之也靖康元年金人求三鎮檜力持不可金人立張邦昌檜與馬紳爭之檜之前後迴如二人蓋始則但求富貴國利而已可與繼則窺竊神器國滅而已乃興歸時卽昌言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中原歸劉豫檜目中豈有劉豫哉歸中原於劉卽如金歸玉帶於宋也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檜靦然不以爲怪然則如檜者古之爲操莽不成者歟

秦檜鑄鑊烹人

兩般秋雨盦隨筆曰吾杭藩署之東偏有射堂三楹庭坎古鐵鑊一廣上銳下口徑四尺深可二尺餘向有蓋今亡傳是秦檜鑄以烹人者烹人之說不見紀載嗟乎下流歸天下之惡況檜之蛇蝎其心虎狼其性者哉不

新義錄

卷八七

姦邪

大

必爲之辯也

檜江甯人人呼秦長腳孟忠襄滅金歸縱軍士糞溺其塚因號穢塚

三字獄有二說

兩股秋雨盒隨筆曰宰輔編年錄岳鄂王獄具秦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必須有斬王爭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今皆作莫須有檜以險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書有據決不以瑛稜語了事也似宜從必須有爲是

王倫殉節之疑

胡忠簡以王倫議和快國上高宗封事斥爲姦邪至今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七

讀之猶有生氣錢竹汀引宋史王倫傳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不屈而死則倫乃宋之忠臣卽列之忠義亦無愧詞余按金史亦有倫傳以倫爲平州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人遂殺之史臣實窺其心迹故兩史皆爲立傳所以深愧之耳

趙師舜學犬吠之誣

隨園隨筆曰齊東野語辨趙師舜之學犬吠以媚韓侂胄乃鄭斗所報撻武學生之恨也余謂詆秦王痔吮漢

帝癡事更有甚於犬吠者此輩別有腹腸無庸辨也

史彌遠不入姦臣傳之非

宋史攷異曰史彌遠之姦倍於韓侂胄而獨不預姦臣之列傳於謀廢濟王事并諱而不書尚得云直筆乎推原其故則以侂胄禁偽學而彌遠弛其禁也彌遠得政祇欲反侂胄之局雖秦檜之姦惡顯著尚且爲之昭雪豈能崇尚道學者使朱子尚存未必不排而去之史臣徒以門戶之見上下其手可謂無識矣

賈似道多才之偽

新義錄

卷八十一

姦邪

十

癸辛雜識謂賈似道悞國之罪上通於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險其才最頡頏難制似道乃與之日親狎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墮其術中然亦未如之何矣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臣輔前是當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笑之頃出之於外餘黨攝伏惴惴無敢爲矣學舍在當時最爲橫議而啖其厚餌方且訟盛德贊元功之不暇前廡一得罪則黥決不少莫敢少非之

福邸帝父也昏不敢以邪封墨勅以丐恩澤內庭無用
事之人外閫無怙勢之將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凡此數
事世以爲極難而似道乃優爲之謂之無才可乎愚謂
此似道之所以爲似道也無才何以動人主溫公先我
言之矣似道所爲爲社稷計乎爲招權固寵計乎使京
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不獨蔡京爲然也

留夢炎入元不屈之僞

書目提要曰北遊集一卷宋汪夢斗撰集中上故相留
公詩註謂公入朝不屈稱前正奉大夫攷夢炎以德祐
二年降元特爲世祖所鄙又曾勸殺文天祥安得有入
朝不屈之事

白蓮教不始於徐鴻儒

通鑑紀事天啟二年鉅野妖賊徐鴻儒以白蓮教惑黨
數千人初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狐斷尾藏之惑人
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事露箴於獄其子好賢
及徐鴻儒于宏志輩約於中秋起兵謀洩鴻儒遂先反
用紅巾爲識陷鄆城及鄒滕嶧眾至數萬山東巡撫趙
彥等平之余按元史韓林兒變城人世以白蓮教燒香

新義錄

卷二十七

姦邪

三

惑眾其父名山童謀起兵官捕殺之林兒逃入武安山中聚眾據亳州國號宋據此則白蓮教之名已久不始於徐鴻儒也

王振曾爲教官不足信

皇甫錄明記略載王振嘗爲教官永樂末以年滿無功見闈按明史宦官傳王振蔚州人少選入內書堂侍英宗東宮爲局郎英宗本紀帝崩年三十有八逆數至宣宗二年帝始生振選侍東宮自當在宣宗時旣云年少則不會先爲教官可知矣豈以帝嘗稱振爲先生故有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三

是傳聞之誤乎

萬安所進房術出自倪進賢

制義科瑣記曰倪進賢婺源人素不讀書以房術進萬安安大喜適戎化戎科安壽考官劉吉彭華取之遂登進士選庶吉士後安以房術進上上曰此豈大臣所爲耶談著載萬安老而陰痿進賢以藥洗之得爲庶吉士授御史時日爲洗鼻御史

東林點將錄非王紹徽作

先撥志始曰王紹徽嘗造東林同志錄羅列諸賢姓名又韓敬造東林點將錄計一百八人郵致都門被籍搜

索於是諸賢受禍無一人遺漏矣核點將錄舊傳紹徽所作而同志錄未見鈔傳或是韓敬囚紹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茲照天啟四年甲子冬韓敬造本備錄於後
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

總兵都頭領二員

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三

天間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地機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郎顧大章

正先鋒一員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地周星跳澗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 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將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雙鞭將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馬軍八驃騎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五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兇星沒遮欄吏科給事中劉宏化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地羯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鎮星小遮攔工科給事中劉 懋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寶司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祿寺少卿丁元薦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二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正煥

地狗星錦毛犬尚寶司卿黃正賓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正星鐵面孔目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二榛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尚書孫慎行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畫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侍郎王之榮

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地賊星鼓上阜內閣中書汪文言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壽星混江龍大學士劉一燦

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學士孫承宗

地轉星轉一作劍立地太歲吏部尚書周嘉謨

地角星獨角龍吏部尚書張問達

天傷星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軸星轟天雷禮部尚書王 圓

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尚書喬允升

地強星錦毛虎工部尚書馮從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地明星鐵笛仙戶部左侍郎鄭三俊

勅義錄

卷二十七

姦邪

美

地壯星母夜叉禮部右侍郎張 彙

地妖星摸著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全星鬼臉兒光祿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聖手書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鬧星摩雲金翅翰林院檢討姚希孟

地陰星母大蟲翰林院檢討顧錫疇

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鄭 鄭

地滿星玉旛竿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辨見臣類
周忠介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員外郎張光前

地惠星一丈青吏部員外郎孫必顯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荆養喬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書王 紀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 瑾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右侍郎孫居相

地勇星病尉遲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地惡星沒面目兵部右侍郎劉 策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晉

新義錄

卷十七

姦邪

三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陳所學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天佑星金鎗手右僉都御史徐良彥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地醜星石將軍右僉都御史張鳳翔

地火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僉都御史程 紹

地暴星喪門神右僉都御史王 洽

地健星險道神右僉都御史李若星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使劉宗周

地俊星鐵扇子大理寺少卿章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繼思

地會星神箕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地佑星賽仁貴太常寺少卿李應魁

地闖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祿寺少卿沈應奎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飛天大聖吏部郎中鄒雅璉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美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給事中陳良訓

地煞星鎮三山兵科給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水犴戶科給事中郝士膏

地傑星醜郡馬兵科給事中沈繼炳

地幽星病大蟲戶科給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錢豹子兵科給事中蕭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廣道御史劉芳

天敗星活閻羅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將山東道御史李元

地微星矮腳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地捷星花項虎四川道御史練國事

地威星百勝將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地數星小尉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將貴州道御史張慎言

地樂星鐵叫子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地伏星金眼彪湖南道御史劉其忠

地隱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楊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南道御史劉大受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无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靈星神醫手雲南道御史胡良機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地理星九尾龜河南道御史熊則禎

鎮守南京正將一員

地然星混世魔王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汛地頭領六員

天竟星一作天平船火兒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

天損星浪裏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將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地進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

地劣星活閻婆南京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蕭國琛曰按天罡地煞之名計氏北略所載天罡星李三才等有名者僅九人地煞星顧大章等有名者僅四人而以青面獸屬左光斗金眼彪屬魏大中亦與此不同此則青面獸爲房可壯金眼彪爲劉其忠而左光斗則豹子頭魏大中則黑旋風且青面獸爲天暗星亦非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三

地煞也惟遣愁集所載較詳謂吏部尚書王紹徽爲忠賢乾兒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獻之忠賢閱其書歎曰王尚書斌媚如閨人今筆挾風雷乃爾眞吾家之珍也所錄諸人惟左右先鋒作鄒維璉又以維璉爲地飛星房可壯爲地走星亦與此編不同其餘悉合而此編與水滸傳所謂一百八人者亦合惟天罡星少一人地煞星多一人蓋立地太歲水滸作天劍星此誤作地劍耳至青面獸本係天暗星計氏誤入之地煞此傳寫之謬當以此編與水滸傳合者爲正

阮大鍼編入點將錄之偽

閻百詩潛邱劄記載王宏撰謂點將錄實出阮大鍼以授王紹徽上之魏璫者按點將錄記沒遮欄乃大鍼豈有自作此錄而竄入己姓名者愚按先撥志始所配之沒遮欄則劉宏化非阮大鍼與潛邱所見之點將錄不符攷此語惟見於大鍼南都辨冤疏中安知非大鍼之預竄其名於錄中以爲異日辨冤張本者而先撥志始及左忠毅同難錄所載一百八人中並無阮大鍼之名何況叩馬獻策鐵案昭然又豈能掩天下後世之耳目

新義錄

卷之七

姦邪

三

哉至此錄獻自紹徽而展轉於三黨之手書目提要所謂一時門戶蔓延率以恩怨爲增損而錢謙益方修馬阮之好於南渡之初於時東林論定率以入錄爲榮故欲引大鍼爲同調耳

項煜周鍾事賊之疑

警曝雜記曰綬寇紀略補遺內爲項煜周鍾力辯其從賊之寃謂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師陷煜於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宏光卽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時何地可以從賊鍾本篤厚友悌人不死實大負生平乃元

末紅巾有媿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語現
載陶九成輟耕錄忽移以誣陷鍾入之爰書遂至正法
此何說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氣類未免意存迴護
及觀第九卷李自成僞官如宋企郊輩煇陸之祁張璘
然喻上猷揚王休黎志陞史可鏡等內黎史二人皆當
時名士而皆徇書其從賊不諱并謂可鏡在省垣有聲
降張獻忠爲長常辰巡撫官軍械至南都伏法則因其
從賊者之必書可以知不從賊而誣爲從賊者之辯之
非徇情也

按煜鍾皆吳人梅村桑梓情深未必非有意
回護又致談往一書載項欲自裁爲其門人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七

挾之上馬去項猶毒罵又載周已投環徐爲一友與僕
解焉周顧友人罵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何不成哉
之大美其痛言如此此亦爲項周出脫書目提要斥其
殊乖公論是也又陳名夏祭其師項煜文歷稱煜之智
與煜之忠又云吾師不死
於仇而死於賊尤屬謬論

楊維垣死節之偽

贖園雜志曰逆案楊維垣

崇禎二年定逆案維垣在
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中宏

光時納貨千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
己樞旁二樞殺妾以實之夜半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
父老愿愿能道之無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猾猶
得行之死後寃矣

牛金星逮事本朝

簷曝雜記曰盧氏縣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辯與謀議帳中後私歸取其妻子爲族中送官坐斬得減死論自成又得之大喜僞署宏文館學士說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創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謠傳之民間并爲之分等威申職守創官爵名號大加置署自成旣僭號拜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及自成自京師敗歸陝金星子佺爲其襄陽府尹金星隨自成自陝南奔其同黨宋獻策等皆道亡金星乃依其子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三

佺於襄陽此綏寇紀略所記也以後不知下落料已失勢死矣及閔王阮亭池北偶談則金星又嘗爲我京卿蓋奸宄之雄見自成勢盛妄思爲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歸則背僞主而仕興朝尚爲得策也

太監娶妻

咳餘叢考曰內監多有娶妻者浣濯饘爨之事亦所必需不必盡如雙槐歲抄所云此輩男性猶在也按漢書劉愉傳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監宦之人亦復以

形勢威侮良家娶女閉之至於自首歿無配偶單起傳
四侯轉橫多取良家美女以爲姬妾趙皇后傳宮婢道
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
名對食唐書高力士傳河間人呂元晤有女國妹力士
娶之元晤自刀筆吏擢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
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宋神宗疾宣仁太后諭內
侍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袍十歲來孩兒着得
者又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徑往哭

水東日記明宣德中賜太監陳燕兩夫人

明史本傳
作兩宮人天

新義錄

卷二十七

姦邪

言

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第宅庄田天順中霍瑄奏鎮守
大同中官韋力轉強取部民女爲妾此皆前代故事也
至如後漢書樂巴先爲宦者給事掖廷後陽氣通暢白
上乞退乃拜爲郎中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因帝
南征遂與中官高菩薩亂北齊武成帝胡后與諸奄人
狎明魏忠賢與客氏亂此又宦官變異仍能爲人道者

生旦淨丑之說不一

堅瓠集曰優伶有生旦淨丑之名樂記註謂俳優雜戲
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狴也猩猩也旦狙也獼狙也莊子

援獼狽以爲雌淨狝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狽也廣
韻犬性驕謂俳優如四獸所謂優集子女也末猶末厥
之末外猶員外之外又胡氏筆叢凡傳奇以戲爲稱無
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悠謬而無根其名欲顛倒而無
實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
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皆顛倒其
名也又一說生者戲文由此生起也旦者曉色未分以
男扮女暗昧難分之意外者言此乃事外人而與其事
也用末開場始事而謂之末用淨省文取笑本鬧而謂
爲淨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壹

之靜皆反言之也丑當作醜省文言其陋也其餘腳色
爲五

不能敷演用副貼以全之也

花旦之訛

隨園詩話曰今人稱伶人女妝者爲花旦非也青樓集
曰凡妓以墨點面者號花旦蓋是女妓之名非今之伶
人也鹽鐵論有胡蟲奇旦之語方密之以奇旦爲小旦
余按漢郊祀志樂人有飾女妓者此乃今之小旦花旦
奇旦二字亦未必作小旦解

雜說稱變童始黃帝始出依託槐西雜志謂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賾偽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閹不能御文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癸辛雜識云閩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

新義錄

卷二十七

姦邪

美

莫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之者楊氏正韻箋律有姦姦之條姦音雞將男作女也今男淫爲雞姦悞矣

貌寢非醜

羣書札記曰漢書田蚡傳蚡爲人貌寢而貴

顏師古註短小曰寢

酉陽雜俎今人謂醜爲貌寢訛矣魏志劉表以王粲貌寢而體弱通佞不甚重之註云寢不足也被人之容貌寢則改形今人午睡初覺形容枯槁此則徵也貌寢之義或取諸此

梁山樂賊爲蔡居厚所殺以下補

茶香室續鈔曰宋洪邁夷堅乙志云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起歸金陵疽發於背卒未幾所親王生暴亡三日復蘇云如夢中有人相追逮至公庭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柩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痛苦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樂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乃作黃錄醮爲謝罪乞命按此梁山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三

樂賊卽宋江等也宋江事見宋史張叔夜傳但云擒其副賊江乃降至降後爲蔡居厚所殺而蔡居厚又以殺降獲冥譴則人所未知也

愚按宋史蔡居厚傳但言知東平府不言帥鄆殺降事或

是史書漏載梁山樂在鄆州張叔夜之擒宋江則在海州相距六七百里江降叔夜非降居厚居厚安得殺之竊謂此降居厚者當是江之黨羽尙踞梁山樂聞江被擒遂降居厚致爲所殺耳

關勝盡節

癸辛雜志載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大刀關勝云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水滸傳以關勝爲關侯之裔亦非無因按史稱劉豫降金殺其驍

將關勝勝不從逆故也則勝之大節誠不愧爲關侯之
裔矣

戴宗神行之術有所本

俞蔭甫曰蓮社高賢佛馱邪舍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
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
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且行數百里問弟子何所覺耶
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按
水滸傳戴宗神行之術本此

蔡卞爲木叉後身

新義錄

卷八七

姦邪

庚

宋張師正閒窗括異志曰蔡元度舟次泗州僧伽吐光
射其舟萬人仰瞻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
世言元度爲木叉後身云老學庵筆記徽宗南幸還至
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
伽旁白衣持錫杖者何人
對曰是名木叉僧伽行者

秦檜詭稱爲羅漢轉世

茶香室續鈔曰戴咸弼東歐金石志靈峰洞題記殘字
下引雁蕩詩話云東歐遺事載秦檜嘗夢至一洞羣僧
環坐後經雁山羅漢洞詭云我前夢抵此石室羣僧環
坐曰尙憶此否吾瞿然悟身爲諸巨羅僧謂吾世緣未

了姑去今觀此始知所夢因築了堂爲詩以記有欲了世緣那得了句此刻所記曰恍符宿夢日訂出家緣與檜語吻合疑爲老秦手筆年月後尙有一行文已磨滅或卽檜姓名爲後人所深惡而鑿去之耶按秦長腳此事知者殊少諾詎羅亦作諾詎那雁蕩開山之祖雁蕩志引西域書云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阿羅漢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卽其入也不謂千載之下乃爲秦檜所依託辱矣

秦檜生於黃州舟中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完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黃州棲霞樓規製甚工問其人則曰故相秦申王生於臨臬舟中黃人作慶瑞堂於其處近年撤而作棲霞云按此條黃州志不載誠以檜之遺臭錄之未免有玷江山耳然當時黃人崇奉如此亦可慨也

孟忠襄污穢秦檜墓

秦檜江甯人墓在江甯孟忠襄滅金歸縱軍士糞溺其塚因號穢塚後人又號爲狗屎墩竊謂忠襄是舉大快人心攷宋史孟珙隨州棗陽人父宗政四世祖安嘗從

岳飛軍中有功忠武之冤其家累世知之公滅金又汚穢檜墓不獨爲功臣抑亦肖子也

徐鵬舉毀平秦檜墓

明沈德符野獲編曰徐鵬舉者中山武甯王七世孫也父奎壁夢宋岳忠武王語之日吾一生艱苦今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聞金陵人云鵬舉治圃白門郊外見一邱立命夷爲平地左右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宋相秦檜墓也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眞岳王報寃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檜墓於

新義錄

卷八十七

姦邪

卑

江甯鎮豈秦檜亦有疑塚耶按徐以正德十二年嗣爵享國五十七年然溺愛嬖妾鄭氏棄長子邦瑞弗立言官聚劾生平舉動乖舛如此其爲守備時值振武營兵爲亂狼狽而走人呼爲草包無名將風概豈輪迴已失

其故吾耶

湧幢小品云英國公張輔亦岳王後身

宋獻策未伏誅

史稱李自成死獲僞軍師宋獻策不言伏誅按人海記永城人宋獻策賣卜燕市遇自成拜國師導之入都自成敗滿洲重其術隸旗下至康熙初年乃死

終

